

詩經說約

十九之二

□ 12
3315
10



口 12
3315
10

詩經說約卷之十九



大雅三

說見小雅

太全朱子曰太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特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
不特猶言豈不特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

文殊
文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翼察訂

昭和十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氏贈

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主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主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疏義集傳受天命自今始今字即文王孫子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子孫之今日矣大武文王有

德而為天人所歸是為文王之受命于孫蒙其福澤而君天下斯正可見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以此今字為文王時乎○文王之德老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至次而有間故其神之昭於彼即其德之顯於此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曆數方來也○此章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為一故成王得以君有天下但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王字為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辟曉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一千九十二年武王即位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鄒陽

詩經

卷十九

終身

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

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六帖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麟按詩柄自昭通章然曰道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而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疏義云今指作詩時者是也三四接一二昭注相承而不顯不承分當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夫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也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天新真韻時叶上紙反右叶羽已

詩經卷十九 大雅 維新

反古義紙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注蓋以文王之蓋以
 自喚下是以字非推原語可以不用○玩豐城朱氏注則下四
 句覆說上四句也但上四句順說下四句倒說與愚說又稍異
 覺集傳是以周邦益以文王等虛字處斤兩無一空隙○世
 皆言朱子詩集傳佳然或問何處最佳當無以應也蓋皆由不
 能細心體會耳如此章以八句合看則如麟前說亦自可矣以
 四句一截法求之而乃覺豐城之可味則謂上順下倒者亦斷
 乎不易也詩集傳雖無不佳然此等當尤其最著精神處不可
 草草讀過○此章以八句合看尚混帳以四句一截看方有頭
 緒講書作義理盡此矣且朱子注諸經書又不專為講書作義
 如之何其可不體會也

○豐豐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豐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
 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
 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
 是以上帝敷錫於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末
 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
 匹休焉

本全孔氏曰適譬木幹庶辟其枝也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
 卿大夫總稱○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末惟周召尚父
 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

獨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其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袁氏曰：壹者不已之體也。今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若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麟按古義已子紙韻兩世字，寘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住下，又頂鍼前句衍出本支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世皆與壹不已相關不顯云德者，即前章注則其德顯矣。之德字顯

字故大全嚴注最當。黃註說稍異者，世德則自世祿世官，祀享敷伐理亦不易也。本注文王非有所勉等，是推原解非語氣。維文王孫子下亦少一頓接，不可依不自子孫曰孫子者，便韻非他也。

○世之不顯厥備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攸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勉，故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教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嚴緝多士為國之楨。榦墻恃榦而立。國恃久而立。○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墻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二榦也。疏云：榦者，築墻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為幹事之臣，失之矣。疏義注此承上章而言者，承上章專以个臣之世言也。多士，即今日傳世之多士。文王之國，亦今日文王子孫之國也。觀注兩此字，可見此文王亦以其今日在天之神言。大全安成劉氏曰：注其傳世，其謀猷兩其字皆指周士。麟按此章亦當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正是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二句說到着落處也。讀住王國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足寧文王之神，另二套話大約个

句為兩截者各四句為一套而又彼此回環說詩未有出範圍者。聚岡乃欲前章於二句截此章一句截皆非是。○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者注曰：儀，表亦體榦。又古義云：按楨榦相似而實有異。費誓峙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傍曰榦，疏謂楨當墻兩端者榦，在墻兩邊者其說確矣。則此解愚於之屏之翰句已及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嚴不意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敬，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

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疏義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洩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穆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然爾。○此詩專戒成王。所謂福者皆以今日受福言。故陳錫哉。周驗於君。臣傳世之餘。假哉天命。驗於商。孫子來臣之日。文王之福澤。而子孫受之。是受天命自今始也。以此證之。則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益見其不然矣。大全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故推本而歸美之耳。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欲于一句或三句截者。斷非是。但此詩七章不獨每章首尾連環。另為一體。而凡四句截處亦多。合此不盡必俟後四句頂銜。接下以相足成之。如文王孫子。手國克生。及此章之商之孫子。後章之厥作。裸將上天之載。尤最顯然者。故曰四句截者。亦只於此處一頓。意仍藕斷絲聯。一章之詩必為一意。而段落分寸。則有畧畫勿徇俗說。傷其正體也。古義止子。紙韻。億服。職韻。依此轉折。服集傳叶蒲北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輔鳴王之蓋。且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

也。黼，黻也。哂，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寬於王家，時主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益傷微子之事，而痛殷之亡也。

歐義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其殷服者。

見其亡國之故也。

呂記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嚴緝疏曰：此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裸將。其作裸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得冠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郊特牲又云：既裸然後迎牲，是裸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

疏義假哉天命固為可喜，而天命靡常，又可畏也。然則現諸殷士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文王而知我所以得天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之修德也。

太全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也耳。○華谷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大雅 賦 賦

嚴氏曰維詰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孔氏曰祭服不正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昇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九峯蔡氏曰修其先主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主之法也實以容禮遇之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存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於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輩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

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古義禮記云殷人冔而祭又曰殷人冔而祭祭豈云冔冔皆以三十升帛布為帔廣八寸長尺二寸加帶寬其上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取以持筭麟按此章亦四句截京集傳叶居良反古義常京陽韻冔祖廟韻也上四句從商孫子說到殷士之裸將下四句又接言殷士之裸將而表其所服以望念祖於畫且雖本戒王而殷士王臣為相因以類廬陵說亦有當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辭，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亡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疏義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通解法祖鑒殷，雖是兩段，末句亦見得不容於不修德以法祖意。

謹意法祖以永周之福，鑒殷以免殷之禍。

麟按此與下章亦俱在四句截。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迴文意也。無念爾祖既承上文自當姑就蓋臣說，以不失不敢斥王之意。商者契所封之地，後湯以為代號。至盤庚遷殷，張守節云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是也。詩言商又言殷者，恐是偶然屬筆，不必有意。古義謂言商主世系，言殷據區國，義非不精。要太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於兩字並舉者，又何解邪。福集傳亦叶筆力，及古義德福職韻。帝易賓韻。

○命之不易，無邊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之載無聲，無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疏義善譽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王之不已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二章言意。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通解儀刑用乃字。孚者心悅誠服之謂。

六帖上夫之事字渾說或以禍福與下言則可度思矣
麟按集傳躬叶姑弘反天亦叶鐵因反貞叶初尤反孚叶房尤
反乃無一正音亦奇

文主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既作味其詞意
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主有顯德而
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主則不唯尊榮其身
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
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
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周也五章
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

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主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
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
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
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
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
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主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亦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
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
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
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太全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

見於此。二程先生掣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文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柰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詳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今主也，宜哉。

語類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連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孔疏：敬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大啟及紂，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麟按：集傳上叶辰羊，反古義陽韻。○受紂以音同通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媽，內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孔疏：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於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太姜，太任大妣，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太姜故也。周本紀云：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呂記：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

嚴緝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

疏義：維德之行，言凡所行者皆本於德也。以大任配王季，而皆維德之行，天故為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之命，以矣。

太全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曰：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定宇

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意言武王而及天妣皆是也其意深矣古義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鞏亭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東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按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鞏祖已者仲也後也來者內辭也對彼稱來嬪爾雅云婦也曲禮疎云婦入之美稱可賓敬也孔云曲禮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入有德之稱妻死其失以美號名之故稱嬪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按就夫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

而和昭臨無殺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鄰服馬駉於鞏曰大任亦有賢德容貌恭肅齊如也身毛傳云重也鄭玄謂懷孕也孔云以身中復有身故言重生文王之歲大紀謂在祖甲二十丁祀即娶太任之年金氏通鑑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个祀

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行亦叶戶郎反古義亦陽韻

維此文主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講意此章言文王之德首二句截下分天人昭事與不回皆從敬字說去上是以敬而得天下是以敬而得久也受方國不過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說通昭事以比小心翼者事之也不回惟翼而始能不回也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幸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昭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

非人之所能為矣

蘇傳洽渭之間大妣父母國在焉馮胡洽陽是也

呂記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毛氏曰涘涯也

嚴緝曹氏曰集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六帖徐士鞅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裔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古義范祖禹曰太姜來帝之後太任太臯之後大妣大禹之後大妣生子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偏於天下

大妣之德也

麟按集傳集昨合反與合叶涘羽已反與子叶今韻涘子本同在四紙集讀如絕常熟方言亦爾

○大邦有子，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頭其光。
 賦也。視，瞻也。韓詩作瞻。說文云：視，瞻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頭，頭也。鄭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釋文：磬，譬也。

大全兩雅曰：造舟比船為橋，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足解，視天妹猶云相伯仲也。麟按：集傳不頭上也。惟疏義本及晟舍閣家本有此四字。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繼女維莘。東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爾變伐大商。

賦也。繼，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太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變，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繼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毛傳：莘，太姒國也。

孔疏：姒是其姓，莘是其國。呂記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平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失則不蘇變伐也。嚴緝：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

疏義皆赫赫在上者為之。母復有木妣為之婦。故謂之繼。太全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木妣為之婦。故謂之繼。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言其無慙德也。

六帖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古義說文無華字。當作華。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華。辛。蔣。相近。遂為辛氏。其地即今鄆陽縣。春秋時屬魯。一統志云。縣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太妣墓。夏陽一作下陽。羅華謂下夏字通。乃號地。故周語有神降于華。內史過以為在號。受之。即此華也。至姜里之。危。散宜生求有華氏。美女獻紂。則以其為

文三外族故耳

麟按華字。集傳無音。六帖無韻。惟讀詩記。疏義太全。俱所由反。魯詩世學。施申切。則雖京叶居良反。行叶戶郎反。與第二章同。王京行王商。俱為韻脚。以理度之。必有命自天以下。當三句。下連。續。女。維。華。長。子。維。行。二句。一連。篤。生。武。王。以下。又三句。一連。而。不。約。二。句。一。連。之。說。亦。斷。無。疑。也。但。首。三。句。以。王。京。為。叶。後。三。句。以。王。商。為。叶。中。二。句。華。行。各。讀。如。字。未。嘗。不。佳。似。此。行。字。亦。不。必。盡。以。戶。郎。為。叶。乃。古。義。獨。欲。以。華。字。并。叶。戶。郎。字。彙。亦。云。華。又。叶。戶。郎。切。音。商。國。名。則。此。章。除。有。命。自。天。保。右。命。爾。外。六。句。皆。為。一。韻。尤。為。至。善。但。不。應。集。傳。闕。注。呂。氏。以。下。又。有。所。中。施。申。之。云。也。又。洪。武。正。韻。華。疏。臻。切。地。名。則。亦。如。常。說。

○殷高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
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
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於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古義旅毛云衆也會說文云合也又云平地有叢木曰林孔云
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書武成篇云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
旅百萬陳于高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宋

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
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
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於此
麟按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
腹曰顛蓋鼓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維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
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太全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顯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盧陵彭氏曰當發亥之夕侯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曠之中
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
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被
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
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惟以紂與武
王觀之則成王之西當監者夫豈遠哉
麟按集傳註叶鋪郎反明叶謨郎反古義亦陽韻其殷落則牧
野洋洋至至三句為一連師眾盛也維師尚父至武王三句
為一連將帥賢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二句一連亦不以常法
為拘會朝會戰之巨者本蕭由鄭氏此是慮勝而後會會字也

大明个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个句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
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
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
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个句相間又國語以此
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太全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為美
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
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
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大雅 大雅 大雅

之甚。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下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

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孔疏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嘗之。曾封於郟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軍官也。豳。西近我。北近狄。此沮漆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又曰。周原沮漆之間。復穴別文。太車云。穴。則同。穴。穴在地中。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為陶者。于記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益以陶。去其上。而為

之故謂之陶也

蘇傳復復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大主始備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

嚴緝民之初生，今日牛聚之生，幽地在漆沮二水之間。幽國漆沮之上，將岐周漆沮之下流也。言日及晉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

疏義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士也。語倒如此。

通解陶復是室竈之為重室者。陶穴是室竈之為土室者。

麟按詩意但言先小而無後大，則其理不應故瓜瓞屬比。謂亦

昭通章者安也。陶復陶穴四字兩對。鄭孔以下說皆然。即子由

正本鄭箋耳。陸羽明云陶復穴三件亦非。但陶復作重室謂土

下相連陶穴則竟在土中。伏如窰者。庶調於今古之間。蓋陶復另有說重室之謂亦不知對陽何本也。六帖從漆穴室皆韻。然當三句一連。且漆室字作韻脚較穩。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許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主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主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孔疏辟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

詩經說文 卷之九 大雅 豳風 豳風

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通解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而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

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於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大王居豳度漆沮世紀亦云大王避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濟及岐大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麟按集傳馬叶滿浦反下叶後五反疏義本及晨舍問家本集

傳走馬避狄難也下有率循也三字

○周原膺膺葦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葦烏頭也荼苦菜葦屬也飴錫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燔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毛傳葦菜也

釋文廣雅云葦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葦音徒弔反

太全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葦

為葷草。○孔氏曰：錫乾糖也。○春官華氏掌共燂炙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子燂。在龜東。楚燂即炙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燂執之以灼龜，龜垂上燂，燂音爵。○前漢書注曰：擊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問之灼而卜之。擊音契。○三山林氏曰：大主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下於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杜氏曰：言先卜事，後卜筮。

古義：膾本無骨腊之名，故朱子訓膾為肥美貌，楊慎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葷菜名，先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齧苦葷。郭璞云：今葷菜也。葉似柳子，如菜肉食之，滑者一曰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葷菜，葉似葷。

花紫色，葷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側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記內則：葷苴粉榆，即此。又公食禮：劔芼皆有滑。注云：滑，葷苴之屬。茶解見谷風篇。飴，說文云：米蘖煎也。嚴云：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葷則葷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膾膾然肥美，所以生葷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葷即烏頭，且引晉語：驟姬寘醢於酒，寘葷於肉，以為證。蓋以此葷為爾雅葷菜之葷也。說者皆再之，若為驟姬寘肉之葷，則與醢毒同類，與茶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茶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鴉音之醜，豈有洋林而

雙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飽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尋
 總此論抑亦輕於疑古人者然但舉茶而不及董亦可以見董
 為美菜不與茶苦類耳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
 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畫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
 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斲物為契斲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
 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
 灼而止之舊說因周禮華氏職有掌共樵契之文而士喪禮有
 楚燂置於樵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燂即契非也無論楚燂名契
 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燂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華氏
 職云掌共樵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燂遂歛其燂契以授
 卜師所謂華者荆華也即楚燂也必取荆木者凡木心圓荆心

方卦之德方以知故於荆焉取之也樵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
 楚燂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刻其外甲以視兆者既契
 而後用楚燂以灼之也曰供樵契者灼契之火得之於樵故得
 以樵言不及楚燂者畧之也又官既以華為名則楚燂不言可
 也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用以蒸燂貴陽明之義也樵既然而
 荆華柱樵火吹之於是向龜中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燂契燂說
 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燂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師使辨之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
 凡卜事眈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謂墨大圻明則逢吉是也
 其四兆之義未詳又占人職云凡卜筮君占卦木人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圻辭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以此辨

乏若木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意即所謂占卦者也然焦契之事屬之華氏而契龜又非華氏之事蓋契龜即周札所謂作龜也木卜職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太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解作龜謂鑿龜今可熟也視龜腹骨近足處其部高可灼者先作其墨俟既灼現食不食為兆也又卜師職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陽陰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蓋龜首尾兩旁陰腹陽背各有高應灼處辨之者如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國太貞則木卜親作龜太祭祀則眡高命龜以祭祀乃常禮但告龜以所卜之事而已不親作龜至小事則注卜第臨視之耳不但不作亦不命蓋皆遺其屬為之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即太貞之貞說文云卜問也以

其事非常亦與立君太封等故貞龜也曰貞龜則木卜必親作龜可知已今古公穆遷岐周而卜則所謂木迁之貞也先作其墨現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雜詁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維食是龜之所食者畫雜之兆而何朔黎水之兆不食也麟按上說辨甚董萊非毒大約始垣叔近馮嗣宗顧伯欽諸公俱從之但如此則注雖苦亦甘當專指茶甘字似主董亦不必作此分疏也正言兩者非嘉蔬猶甘美耳謂董是藿則子由亦同爾雅拜藿藿註曰藿藿亦似藜疏曰似藜而葉大者名拜又字藿藿藿草名藜亦非嘉蔬而似之董概可知也垣叔箋詩圖

有三荼董偶一見耳。然庸渠說家則遂無數董。凡事具兩端者，姑圓動取不意尤佳。

○通慰通止通左通右通強通理通宣通敵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強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敵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泚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而水泚而得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

○六帖凡言通者繼事之辭

○古義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

此經論之次第也。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

郭下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麟按集傳古叶羽已反敵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古義紙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已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

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

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庶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孔疏后稷封部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太王時

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

之事無所掌故也

輯錄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云云毛傳本曲禮下語

太全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圍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牆辟○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麟按此章亦三句為一連集傳家叶古胡反是上三句以徒家

為韻下三句以真翼為韻也上三句總說作冒下三句自專言宗廟事偶句法倒裝耳古人遷國皆載至以行廟不作即先靈未妥亦所汲汲也

○林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鼗鼓弗勝賦也林盛土於器也陲陲衆也度校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與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鼗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後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孔疏樞土實之於藁謂之林林之者衆多陲陲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
呂記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五

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嚴緝百堵皆同時而起

疏義五版為堵其高一丈

大全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品以就平直○考索曰鼓人云以鼙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臯蓋臯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以臯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鳴鼓以臯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鼙鼓弗勝○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築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

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與鼙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豕土或醜攸行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敬正也天子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家土大姓也亦木主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或醜大衆也起木事動木衆必有事乎此而後出謂之宜

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官文孫炎曰謂朝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作在應門之內路寢在

言經

卷十

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庶
 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曰出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
 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起大事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孫
 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使夏佑也。
 嚴緝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太社之名惟
 施於天子。

大金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
 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
 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
 天子臯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正門為應而
 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筆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行之

曰大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考索曰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
 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
 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
 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
 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朱子曰大王立
 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
 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
 及外故於奉言立冢土也○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
 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通解大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為制

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於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

古義說者謂天子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闕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及五車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則以內五門少其二故耳劉敞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車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車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趨也王出至於此則趨也師氏掌馬何謂應門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致應

也何謂車門車告也王者外朝稽首萬民謀大事也是則五門三門說各不同要之天子門制自當與諸侯異則五門之說固自可信今制亦有五門外曰木明門二曰承天之門三曰端門四曰午門五曰皇極門皇極門內正殿曰皇極殿則古之路寢也

按集傳仇叶若郎反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律不致厥愠亦不隕厥門柞械拔矣行道矣混莫駭矣維其賦也肆故令也猶言遠也承上起下之辭於絕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標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接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通也始通道於柞械

之間也。既突喙息也。○言木王雖不能終絕，混夷之愠怒亦不
 預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
 之實耳。然木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
 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窟伏，維
 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呂記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

太全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慶源輔
 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
 為專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
 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
 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剝。帝作邦，作對，自桀伯王。

然則柞棫拔，行道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
 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下章
 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
 始也。昆夷不服，而大主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
 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
 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
 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
 豐城朱氏曰：太王之去邠，避艱危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
 夷之愠焉。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
 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也。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
 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苟失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

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
 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古義混夷。即是夷。又作緄夷。又作耿夷。皆犬聲之轉也。書大傳
 云。文王四年伐大夷。注。大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帝
 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大。白大有牝牡。是
 為犬戎。韋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龍。以西有緄戎。今
 按其地。當在幽州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麟按古義。愠問。問韻。故允駝。隊韻。是六帖。欽作通章一韻。不
 必。

○虞芮質厥成。文王踰厥生。子曰。有疏肘。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
 奏。子曰。有樂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
 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
 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
 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
 未詳其義。或曰。蹶。動。疾也。生。猶起也。子。詩人自子也。率。下。親
 上。曰。疎。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樂
 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眾。
 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
 之助。而然。故各以子。白。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

人之盛也

孔疏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

嚴緝今日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為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疏義文王得人之盛如此今日喜談而樂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大全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

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

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諄復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

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乎於人也久矣

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

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

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語類虞為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厥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為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甚。一時見之如
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古義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
虞國為城。在陝州為城縣西二十里。古為國。閒原在平陸縣西
六十五里。即虞為爭田。讓為閒田之所。今按平陸為城。俱屬山
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閒原與虞為相接。俗呼讓畔城。史記注
引地理志。謂為在馮翊臨晉縣。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
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
記正義亦辨其疎矣。

麟按集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四句本毛傳也。孔氏依毛為疏附。

具前幅。然據疏義云。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引君當道
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所謂前後者。不專指君身
而言也。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疾而速。若
置郵而傳命。故曰奔走奔衝而來者。此有以折其氣。曰折衝禦
侮也。又有異同。集傳附上聲。後下五反。秦宣五反。皆與侮叶。則
成生一韻。後四字一韻。體與上章合。

絲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二章言至。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
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

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然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芄芄棫樸薪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連相附著也。樸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主謂受主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疏義集傳言芄芄棫樸四句。此皆極盛之所致者。以必然之理為興。蓋德盛而人心一向。此汎言左右之人。其心歸向之也。濟

可。容貌之美者。言聖人之德。容睟面盎背如此。則其根於心者。可知。

大全華谷嚴氏曰。樸訓積者。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麟按。棫訓白。棫已見。縣篇。樸依集傳。即為虛字。蓋毛鄭理皆同也。芄芄言盛。濟濟言美。采薪積樸。左趣右趣。皆是興意。映帶處。集傳。樸音酉。趣叶走苟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圭。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璋瓚瓚也。

孔疏。祭之用瓚。惟裸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

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
流義瓚筆屬以圭璋為柄○宜稱也左右俊髦固有趣向之心
璋判在內亦若有趣向之意儀容俊偉以奉其璋此器相
稱也

大全錢氏曰裁裁衣冠偉壯之貌

古義按考工記平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勾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
有縹裸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
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
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
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木祭也后裸

獻則贊先濡謂王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
伯攝之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璧士俊士之居官
者

麟按集傳宜叶牛何反古義玉璋陽韻我宜歌韻○周禮典瑞
注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拒也裸祭謂之瓚平人注云凡流皆為
龍口馮嗣宗云鄭氏下樂龍占之說或是漢法不足以擬周制
禮書亦云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樂有鼻而無龍占也

○淠彼淠舟淠徒櫂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淠水名淠衆楫權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言淠彼淠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
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孔疏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
文王未必已備六軍

嚴緝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權宣王時儼化常浸至涇陽則此時
征伐必渡涇水

太全臨川王氏曰涇則周地興既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

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云○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

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文王一有所往

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

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豳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

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

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趨
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通解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為興

古義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渭說文云涇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南入渭雖州之川也雍太記云涇水

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嚴登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

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於渭文王自岐

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岐山縣與涇州連界崇即今鄠縣與

涇陽高陵俱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孔氏嚴氏說六師本以後事論前人則何但此章主瓚瓚

瓚當時亦不必有備禮也且周王辟土何從得此稱矣是故商

叟咸丘蒙輩皆不可以說詩。集傳輯叶籍入。反古義緝韻。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俾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呂記董氏曰。昭回於上。所以為章。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

疏義日月星辰河漢皆天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之長竟天。尤能為章於天者也。○變化之則其遷善也。不自知鼓舞之則雖頽隋委靡者亦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此。○須溪劉氏曰。大全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須溪劉氏曰。

遐不作人。○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

雖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者不須深求。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

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

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兩詠

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塵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興乃

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公嚴氏曰：雲漢偉然，明大為文章於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慕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理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古義又云：漢天河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然余大崔公楚嘗云：是極細星，無名數者，聚光為之，或亦有此理。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離，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綱，喜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疏義：天下之文章至如追金琢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為之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為治者，勉而又勉，如文王則維維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故凡以起興如此，觀集注至矣之云可見。○前稱濟濟辟土，此稱勉勉。

我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子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通解相質也。言材質非質朴之質。講意上章師道。此章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

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六帖此與下篇多興少賦。故曰詠歌。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受主也。○此亦以吼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于祿也豈弟矣。于祿豈弟言其于祿之有。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孔疏陸機云。楛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飯。嚴緝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峰巒回合之所。既雲南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疏義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

詩經卷之九 大雅 旱麓 賦 詩 卷之九 大雅 旱麓 賦 詩

結而榛栝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樂者和樂也。易者平易也。和樂而平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王。即其所固有者贊之也。召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當有者期之也。

太全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緒異乎人之求之歟。○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于祿非文主之心。詩人言于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于祿也。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于祿之道云爾。

六帖徐士彰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總會。所以為德者。有至順

之實。則其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全於天。有不期然而然者耳。○張叔翹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凡詩人所言福祿。皆此意也。

○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縷密貌。玉瓊。圭瓊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心。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黃而和之。使芬芳條毫以瓊。而裸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瓊。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

藝味而黃流不淫於老武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浮人矣

孔疏瓚者羅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
器謂之圭瓚故曰玉瓚圭瓚也。瓚黑黍一石二米者也。瓚者
釀。瓚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也。故謂之瓚。草名
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嚴緝錢氏曰聘義言此德於玉。緝密以栗注云緝緝也栗堅貌
緝音治家也。

疏義錫為青金。○此物類相從之意而以必然之理為興
輯錄解頤曰器之美者味亦美德之盛者福亦盛。
麟按集傳降叶呼攻反古義東韻孔疏下經二米語小誤

○禽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遊不作人

興也。禽鳴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禽之在下無方及至季
上奮身直翅而已。蓋禽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還何通。○言禽之飛則戾於天矣。魚之躍則
出于淵矣。豈第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禽飛魚躍言天壤之內
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第文主何不作人乎。言必
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禽飛戾天魚躍
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性也。詩人言如
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淵叶一均反古義真韻。○此章以兩

項興一項頗與進逐其章章體勢相類故疑是一人之筆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必思福也

孔疏騂牡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通解此詩主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此章獨以祭而受福

為言故朱子補曰承上章至云所謂承上章但承其豈弟非并

承其作人也各開說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

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

麟按集傳載叶節力反備叶蒲北反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焮燎除其劫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木全安成劉氏曰瑟字上章王瓚故言鎮密此章柞棫故言茂

密

通解此章與上章全不相干涉亦各開說神不專指祭祀之時

之神須說得濶寬而天地親而相考皆是也勞如思或啓之行

或翼之危為之扶顛為之持

麟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詠歌文王之德則主仍

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

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本約想像詠歌二字

則反覆申道各自成章牽拉連綴俱非亟耳或依無由說末

二章言其神之勞。王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呂記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杖。疏義為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于祿豈弟之意。聖興亦與首章同。本全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也。○華谷嚴氏曰。有下毫觀俸之心。則邪矣。
麟按。疏義雖言葛藟則自施于條枚。然膠木注。藟。葛類。本章箋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

早麓亦章章四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

木倉頡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彙參訂

思齊大任。文王之妃。太姒。周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思語辭。齊莊。嬖愛也。周姜。大主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姒。文王之妃也。微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六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今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子。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

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
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聘季之兄也又
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邠於富姪之言在
蔡霍之間五姪者其曹與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
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其次不
必如此其十子之名實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
武王發以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
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
不知謚何所據

呂記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
○又曰太姜之後有太任太任之後有太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朱氏曰春秋傳曰管蔡邠霍魯衛毛聃御雍曹滕畢原豐邠
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
亦可以見其多也
輯錄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嫡者婦道也
麟按集傳男叶尼心反太姒十子而依霍辰說又有毛帥雍滕
畢原豐邠八人則俱武王異母弟也古義錢夫錫云百男以驗
其賢不主效言
○惠于宗公神因時怨神因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

年區... 卷二十六... 禮記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惘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
 小君也鄰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
 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於兄弟以鄰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
 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也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
 其道也

鄭箋時是也

嚴緝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

疏義痛之義與恨相近○無怨恫則祖考其安樂之矣○御迎
 也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
 人相接○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
 德之所施者如此

大全豐城朱氏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固不
 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通解六句兩平惠宗公姑從象就平白說惠于一句主我感神
 言神罔二句主神歆我言也家邦即天下意不可分拆

六帖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入無不化意

麟按集傳邦叶下工反古義東韻六帖云此章三句為節秦碑
 所自出是也然又以妻弟為隔句用韻之變似不必

○雖雖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數
 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
 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守

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大全華谷嚴氏曰在官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令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臣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疏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麟按此下二章集傳俱無韻。疏義大全本云此與下章用韻未詳是也。六帖則謂珍瑕式入德造數士各通章為一韻而未詳其說。今據此章後二句式入本可相叶。但瑕珍義未諧耳。然字

彙別有瑕字都玩反音段石似玉或可假借成章乎魯詩世學則云瑕奚亦反與入叶亦一說然未著所出故古義不從

肆減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與魯詩斯士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文之美

疏義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有造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人之言

木全須漢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孔氏曰言長者道德

已成幼者有業學習○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毀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文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萬民也意蓋如此

麟按魯詩世學造叶七四反士叶時至反考字彙頌無據但古詩造字本可與署相叶士字本可與道相叶則其間韻脚必非長設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望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

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釐之愷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瞻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

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者愷式廓未詳

其義或曰者致也愷賞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

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可欲致者則增其

疆境之規模於其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主為

居宅也

通解商豈指紂大主蓋當祖申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

漸衰故云然夏帶說

麟按集傳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通章一韻每

四句一截然是一串意○西土概言岐地特言

作之巽之其巽也巽修之也之其巽其樹也之其巽其樹

獲之別之其巽其柘帝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巽自斃者也或曰小

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昔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

也樹衍生者也啓辟芟除也裡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樹橫

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獲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厥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輪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

即大主也申夷載路未詳或曰申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

所謂混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大主遷於岐

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陰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本
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
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降
罔而卒。成王業也。

孔疏釋木云。立死。當斃者。斃。幸巡曰。以當死。當生。曰當斃。死也。
郭璞曰。斃。樹葉斃。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
木之害。故曰當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斃。故曰斃
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入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
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木。叢生。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
蘆。小楊也。陸璣疏云。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
橫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

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檠桑。柘屬。材中為方。冬官考工
記云。方人。取斡。柘為上。檠桑次之。

嚴緝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檠絲。注云。檠桑。蠶絲。中琴瑟絃。

木全本草曰。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為器。慶源輔氏曰。當斃。則
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檠。凡木。則
其除之。檠。柘。美材。則檠剔之。

古義蘇軾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繭。柘亦桑類。埤雅云。柘宜山谷。林兆珂云。柘樹高大
如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禮記
投壺。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寺以柘枝為
也。蠶書云。柘桑。則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麟按集傳。楛叶紀庶反。柘叶都故反。大怙通章一韻。古義麟樹。霽韻。楛柘路固。遇韻。然亦四句一截。○花木考云。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敗。亦與子瞻語相發。然此產自近。自始尚價亦浦貴。鮮真者。

○帝省其山。梓楸斯枝。松柏斯茂。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賦也。按兌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

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又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主改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大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

業之出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主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
 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主
 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其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六帖觀因心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其名。
 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運之愛。鞠子
 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泰
 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有疑。孫而不居。上通
 天命。中墜先業。下達兄意。此為因心乎。此為不因心乎。惟一心
 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叔翹曰。按王季之
 友愛其兄者。不拘拘於形迹。間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

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人罕知之。○又曰此詩三主
 各叙一段語。惟此叙王季處。上章接太王。說下與上文相聯。下
 章又先插入文主。以起後二段意。如此則血脉聯貫。不板而
 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
 之績。故無事是之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以此數
 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太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於文主
 施於孫子。他人枯淡。處他却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關節。如
 椽之筆也。此等處可以悟作文之法。
 麟按總注本言此與下章天命王季則雖自太伯王季一語甚
 圓。然下即接云維此王季則作對之云當謂季也。註云益自其
 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傳語更圓於經。可以直貫至文

王以下要其意思必有所注不必搖惑○集傳友叶羽已反兄
 叶虛王反慶叶祛羊反喪叶平聲則本章亦止帝省句無韻而
 拔兌對季、友通為一、叶兄慶光喪方通為一、叶六帖魯詩世
 亭並同但維此王季慶不便作轉今據古義止以柞械四句拔
 兌對季通叶隊韻兄慶光喪方通叶陽韻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三句直下為一連不復於友字更立韻脚則雖此章
 不可仍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而帝省三句帝作二句維
 此三句則友二句受祿二句各自為連段落猶楚也蓋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後人不解遂謂因心則
 友言其平時則友其兄指其受讓即不知此中何故分析姑抹
 去焉可矣○詩傳聞云按古樂錄緝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

大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
 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
 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
 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裴佻
 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
 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按此歌蓋
 後人擬托然亦善為王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於
 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天伯必無父沒不奔喪之理伯既經意
 於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
 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大伯奔荆蛮自號句吳荆蛮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立為吳大伯若荆即為吳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

燁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大伯恐及於荆蠻，起城周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卒葬於梅里。平墟則又若吳，即為荆者。夫荆之距吳遠矣，固若是其無辨乎？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於吳。大伯至其所以徒之地焉，爾此皆知其「未知其」也。孔子稱：「太伯三讓，必有所指，夫適荆，適吳亦云，再而已矣。」此議古義亦載。又引魯詩世學：豐坊云：史記周本紀謂古公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則太伯乃庶長，而季歷為嫡出也。太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何以夫子謂之讓？殊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自太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季歷，遂為萬世之準則。夫子據商禮而

稱之也。據此則雖太伯虞仲不出，太姜理或有之。若謂商不立嫡，則紂與微子本出一母，尚以生微子時未立為后。太史據法而爭終至五紂，豐說非也。亦可不辨。○追王太王，王季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後事也。太王初沒，而王季為哀慕之辭，即曰先王既殂，自賣被統。
○維此王季，帝趨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類，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子也。悔，遺恨也。○言于

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聞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巖維克比。如此卦之比。于比及三年之比。

疏義是非。以事理言善惡。以人品言克長。能教克君。能治。

大全朱子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

通解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猶其德音。必有不

明不類等語。惟其先如此。是以能如此。○教誨師長之事。賞罰

人君之權。○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克比

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

六帖帝度帝躬。即子貢天縱意。○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及。

徵諸庶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

麟按此章韻脚轉折頗直。節次則維此王季三句為一連。其德

克明三句為一連。王此以下各二句為一連。不能為四句一截

之法也。其德從眾作王季之德。無妨。聚岡云。世遠則疑於人心

之弗尊。又文王德盛。則難於俟後之不惑。故靡悔亦足見王季

耳。但據集傳云。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悔。而不曰猶無遺悔。故

疏義及大全豐城朱注。復有文王繼以極盛。謂之靡悔。則其德

純一無間之說。則尤無之云。自指文王。下以既受帝社。如王季

而施于孫子。兼昭文王以下。固無不可也。辟如前受命既固。及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意而稍衍長之。至四句耳。然曰比于曰靡

悔。則意亦自顧。躬王季不為無端。以為其德是王季之德者。恐

終後需之見而紮陽無是也。○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三句俱本左氏傳。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

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檀輿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大全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主要恁地便是埋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華公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寧州涇州茲隸陝西○廬陵袁氏曰無畔援則中止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所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

覺又焉能有濟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
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
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臨川王
氏曰有所畔接敬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
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解文王
德處是從無然畔接敬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
皆是道理合著慈地

通解全復詳曰畔接兩字相反敬羨兩字只是一意但敬羨
深

即聖人之心體也

古義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八國枯地志云陰密故城
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
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益亦戎舊間之國隋取文王伐
密而民始附之意以靈臺名縣大邦與上章大邦同敢逆大邦
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人不恭之實即下文侵阮是也侵說
文云漸進也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胡安國云潛師
掠境曰侵又穀梁傳云苞入民敵牛馬曰侵季云阮在密之南
界亦近邠之國按說文云下也廣韻云柳止也徂即上文徂共
之徂季云殷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王已
為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徂共之

旅，旅之旅，文主之旅也。但旅之旅，密人之旅也。周自大王王季積善以來，獲福舊矣。今文主能過密，以安民，則帝惠之命至。是而益鞏，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祜。孔云：以天下心皆向己，舉兵所以答之。嚴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既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

麟按：此章當帝謂文主，四句為一截，密人不恭三句為一截。王赫斯怒五句為一截，皆以韻作轉折也。下集傳叶後五反。○以篤周祜，注疏子由詩集傳呂詩記嚴詩緝疏義，大全古義俱作以篤于周，祜獨孟子。歐陽本義豐氏魯詩世學與朱集傳同。○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望。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陵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地府咸陽縣。

孔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密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木全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壤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晉師掠境，曰侵，聲

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劍然其師既按，但共之象，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既疆而逐，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華谷嚴氏曰：文主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既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滅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文主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色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往。○華谷嚴氏曰：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合，歸者益眾，非舊邑所能容故也。○新安胡氏曰：度其解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

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主伐密之後，而作程色，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元以帝命發之。○咸陽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通解此侵字對上章按字看，按是彼入其地而我出之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阿，乃大陵池，以受泉。六帖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經文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泉字疊言成文也。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池叶徒何反依其在京三句為一截，無矢我陵四句為一截，度其解原三句為一截，亦皆以韻轉折。

我就我說無矢無飲就彼說故陟我可連侵自也。○無矢我陵
 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句法亦與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一例。○岡即我岡亦說詩者如此耳連下六我字俱不必著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接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
 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鈞接鈞梯
 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
 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

臣閱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
 鐵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
 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念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
 文王德丕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
 帝之則而非我也

毛傳革更也

歐義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為聲形不大為變革
 蘇傳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
 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
 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遠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凡言

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

呂記聲以色謂聲音與樂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
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

實也

嚴緝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

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偽之私油然而

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可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疏義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

詢問也謂與師問罪

增釋金履祥曰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

以革凡事不有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己甚之意不識不

知全不用其私智

太全廬陵韋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論○鄂

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鄠音九

通解不大不長詩人之活辭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不大不長

之而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接以為說

六帖讐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與師動眾為

不得已○叔翹曰謂崇為仇方者虎偁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

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

事目為雙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為復仇報怨之舉矣且崇侯

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讐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戰

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為惡醜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胃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
 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不
 垂賜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
 侯之語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謂文王而見伐也
 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亦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
 說耶○兩帝謂文王之語是謂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
 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張其聲威氣
 餒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
 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古義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麟按此章上下各六句為一截然上一截各二句為一連下第
 後非韻當帝謂文王兩爾仇方為一連同爾三句疊舉之辭直
 至以伐崇墉為一連也古義上一截職韻下一截陽韻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迭載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賦割耳也軍法獲
 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
 也附使之來附也蕩蕩強盛貌仡仡堅心貌肆縱兵也忽滅禡
 庚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釋文：戰字又作戰，字林：戰耳，則作耳，勳首則作首旁。

蘇傳：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禡於所征之地。

呂記：孔氏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程氏曰：古者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疏義：厲其左耳，以其無聞也。

輯錄：玉藻云：聽鄉任左，鄉向同。孔氏曰：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討功也。○因壘而降，句見左傳，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解頤曰：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連連相續而不絕也。安安詳審而不暴也。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珍其祀，忽以滅其國。

大全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黃帝尤於沛庭。管仲稱黃帝尤作翺，戰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慶源輔氏曰：是鼓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古義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類者類於上帝字本作禡禡者
 禡於所征之地埋蒼云馬上祭也楊慎云馬上祭曰禡其字从
 馬猶車下祭曰駘其字从車也按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古
 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祭造軍以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
 本不然其蚩尤之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此臣
 也何得與於祭以其理亦正然上古之事莽忽其能明也
 麟按此章上七句為一截下五句為一截然上截以臨衝閑閑
 二句一連執訊連連二句一連是類是禡三句一連下截臨衝
 第第二句一連是伐是肆三句一連也集傳禡叶滿補反拂叶
 分事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
 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講意通詩皆重天命說觀本文章章有帝命等字故朱子
 於總注各以天命言之也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章詳其
 事以足其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誨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
 之所為也管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
 以望氛禳察災祥時觀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
 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
 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此民方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孔疏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濶營謂定其基址嚴緝首句經度而始為之言始建也

疏義營表之表平聲即標識也謂標其位置○攻之成之即是子來之事

輯錄解頤曰望氣授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

不全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

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

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氣授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濬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

氣得氣授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

相與如此古義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故事云在豐水

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離靈沼括地志云今悉無復處

所惟靈臺孤立臺基猶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離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麟按三輔黃圖又云靈臺高二十丈周四有二十步○營與成叶
叶函與來叶來集傳亦本互反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池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城養禽獸也鹿牝鹿也伏言安其
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圃之中有沼也
初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嚴緝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不作於文王之時
講意詩述民樂而曰王在者是後來借已之稱以為時人之語
麟按此章一韻然當各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下二句一截濯
濯與翯翯為一類則不必并入攸伏內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柎業柎上大版刻之樅業如
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
得其倫理也辟壁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
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呂記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
嚴緝書無相奪倫

疏義倫理條理聲音徽如無相奪倫

大全孔氏曰兩場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五者為虞謂橫牽
者為柎柎上加天版刻版如鋸齒為飾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
色為大牙其伏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段

氏曰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筓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筓然筓兩端又有壁婁鄭氏謂載壁垂河是也蓋篋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婁所以飾筓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婁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此有磬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歎辭也○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山猶璧然以水繞玉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

澤蓋即旋五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別莊周言文主有辟雍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之事文主既述圍沼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太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先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古義按考工記梓人為筓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明者鱗者以為筓虞厚脣身山出自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者謂之羸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太穉而

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鏡
喙決吻數自頤脰小體響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
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
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者而長搏
身而鴻若是者鱗屬以為鼗自孫炎郭璞據世文以虞為懸鐘
磬之用俗說相因皆謂此但懸編鐘編磬之類耳豈知編鐘編
磬乃樂之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各有虞此詩二句連言故
知所指者乃賁鏞之虞亦舉大以該小也何以明之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此三鼓即建鼓也建鼓乃少昊
氏所作之大鼓夏加四足故以足名殷人柱貫之故以楹名周
人縣之故以縣名是則周大鼓用縣之明據矣故劉熙釋名云

所以懸鼓者橫曰奠奠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在旁
舉虞也又廣韻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凡鐘之附飾為此
獸故謂之虞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
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
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管子霸形篇云桓公起行筍虞之
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大鐘鳴是又大鐘用縣之明據矣然則
考工記所云鐘虞磬虞者何居愚意大鐘大鼓之虞皆任重之
類當用鐘虞編鐘編磬之虞皆任輕之類當用磬虞於鐘虞不
言大鼓於磬虞不言編鐘者五見之也又按鬻子云大禹銘於
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是又非鐘鼓有虞之證
乎爾雅云大版謂之業說文云筍虞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旋

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齟齬相承也賁通作義說文云大鼓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鐘說文云大鐘也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孫鑛云東漢左辟靡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麟按朱集傳虞植木以懸鐘磬鄭箋懸鐘鼓諸家從之頗相牴牾得上玄字先生說而始辨又靈臺辟靡每云相近尤是鍼線袁準正論故可不讀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鼗鼓逢逢矇矇奏公

賦也鼗以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矇矇而無見曰矇無矇子曰矇古者樂師皆以矇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鼗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釋文矇子珠子也

孔疏有矇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矇子則矇當無故曰無矇子曰矇

大金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靡之樂謝歎不絳也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疏義靈臺辟靡本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樂在辟靡則有辟靡之樂與民同樂隨處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以述之也

大令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游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文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字。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其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故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主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主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大令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

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古義陽韻兩句一連通解云在夫句起下不帶上是。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蘇傳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嚴緝箋曰孚信也。

六帖即天子所謂身不與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說通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此即成孚之本

麟按集傳孚叶孚尤反古義芳尤翻尤韻亦兩句一連說○薛詩說云能使天下皆信之然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呂記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惟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

詩經說

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武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維。服，事也。○

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蘇傳：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嚴緝李氏曰：順德者，孝也。○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

所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疏義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總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

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此詩見武王之孝，下篇通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人事業非得已也。以卒前人之功耳。

通解：此章與前一章俱是一意，但前一章自武王身上說及天下去，此則自天下說歸文王身上來。雖其語勢不同，而其意則

未始有異。故朱子嘗謂生民是序，事詩存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咏歌意思，蓋以此耳。

麟按集傳服亦叶蒲此反

○昭茲來許繼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止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

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

講意此與下章俱重武王身上說萬年言其久非壽也

六帖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

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大全周末云云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

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

助乎周家也哉

古義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白子孫言四方來貢所謂四

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

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又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丕丞哉

賦也。通義未詳疑。此章同發語詞駁大。丞君也。此詩言文王
遷豐。武王遷鎬。之古。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
其有聲也。蓋以求六下之聲。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
信乎。其克君也哉。

鄭箋聲令。明也。

疏義聲聞也。與赫赫厥聲同。

○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

觀厥成。皆指作豐之事而言也。

通解。但此亦汎說。故曰推本。

六帖丞字。此章本叶寧成。次章以後。因用不叶。如騶虞之例。

古義聲聲寧成。庚韻。每章各用丞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麟按六帖所說古韻。古義所說今韻也。俱通然。騶虞落句。訓集

傳本亦自叶。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

杜陵西南。

疏義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

之有。不同耳。

○築城伊瀉。作豐伊四。匪棘其欲。追來孝王。后丞哉。

賦也。城。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四稱棘。急

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

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

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看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定字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

麟按血與減異城溝與成溝異改血為減自毛鄭以下至韓詩陸德明子由田殊血同改成為城則疑朱子所創嗣宗辭而闕之是也然今亦姑且從俗集傳孝許六反與欲叶○血韓詩云深也說文成間血也減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減血互解如

毛鄭說

○王公伊瀝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丞哉賦也公功也瀝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

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主為預餘也

疏義載黎伐文主之用矣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也○四方攸同有可通也王后維翰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有三矣

麟按集傳幹叶胡由反○以上言文主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主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主為君此武主未作鎬京時也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主之事又益大

嚴緝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通解言此者以為下文遷錫張本

○錫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錫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水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錫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錫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錫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劉氏曰鄴錫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

通解此章本章重遷錫上須以錫京二字提起辟靡乃遷居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

麟按詩之不可以兩句一連依韻轉折者惟此等然坤叔云四方先言西錫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郃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也則亦可想像因緣為說

○考下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詩經卷之

卷之二十一 大雅

三

職簾居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嚴緝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也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入君之道也

不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謚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馬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

通解此是鎬京辟靡初頭事首四句須一氣說

麟按集傳京亦居良反與王叶正諸盈反與成叶

○豐水有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豈不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

疎義此用人物各有兩事為興而有字與豈不字反相呼也○以燕翼子謂以安其能敬之子○遷都定國所以裕後昆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如此

大全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葉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

為事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主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麟按：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木全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控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本章，四有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既作乎蓋平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遠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